

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中文版量表的 编制与验证

姜 鹤 童笑男 吕小康 汪新建*

摘 要： 志愿者的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是预测其服务参与和维持的重要心理动机，本研究旨在开发适宜中国情境的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量表并进行心理测量学验证。在初测过程中，经过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最终形成单维度、共 14 题项的量表条目。对 1042 名注册志愿者的正式施测结果表明，该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重测信度以及良好的结构效度和效标效度，可作为中国志愿者从事志愿服务时的自我效能感测量工具。

关键词： 志愿服务 自我效能 信度 效度

引 言

志愿服务 (volunteer services) 是指志愿者不以获取物质报酬为目的，基于道义、信念、良知、爱心和责任，利用自己的时间、技能、资源和善心为他人、社区和社会提供了一种公益性服务 (魏娜, 2013; Chen et al., 2022)，在扶贫帮残、抢险救灾、社区服务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大力发展

* [作者简介] 姜鹤，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心理学系，讲师；童笑男，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社会科学联合会，综合科科长；吕小康，南开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心理学系，教授；汪新建（通讯作者），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医患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与治理路径研究”（21ASH012）。

志愿服务既是国际惯例，也是提升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和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伍麟，2022；张建新，2020）。个体在志愿服务中的自我效能感是推动志愿者进行志愿服务并持续参与最为关键的内部动机之一，对于促进志愿服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我效能感可以分为一般自我效能感和工作相关自我效能感，前者指个体对自身在不同任务和情境下有效地完成任务的信心，后者则指个体对自身在狭义任务中的能力的信心（Dedahanov et al., 2019）。志愿服务中的自我效能感属于后者，指个体对自身在志愿服务中为社会作出实践贡献能力的信心（Reeb et al., 1998）。高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促使个体更追求服务机会，在志愿服务中遭遇障碍时表现出更强的毅力，并有益于志愿者的心理健康，是激发和维持志愿服务的核心要素（Chan et al., 2021; Patrick et al., 2018）。

目前，我国志愿服务领域的研究更多强调通过参与和培训渠道的建设、配套制度的保障等外部保障因素吸引志愿者参与和保持，对志愿者个体的服务动机以及自我效能等自主性的内驱因素关注尚显不足。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志愿者的参与动机已经发生了由“责任感”到“发展”和“快乐”的结构性转型（崔岩，2022）。参与动机的结构性转型提示，提高志愿服务参与不能仅仅依靠组织性机制等外生动力，更需要挖掘个体的内部驱力。从某种程度上讲，前述的动机变革也意味着志愿服务动机已在传统的“利他动机”基础上掺杂了“利己动机”，即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时，目的更多地在于借此提升和发展自我。因此，加强对个体私人心理动机的关注，有利于拓展现阶段志愿者参与动机的研究范围。自我效能感，正可作为预测个体独立的参与体验和参与动机的有效个体心理变量。强化对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的研究和测量，有助于从理论层面和实证层面回应这些新近变化。

一、研究综述

相较于西方研究中对志愿者个体的动机、自我效能感和价值观等的普遍

关注,国内的相关研究则未成规模。在涉及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的少量研究中,也存在着概念界定不清晰、测量方式不精确、照搬国外的自我效能测量方式等问题,对本土志愿服务的特殊文化背景以及独特的心理结构的探索尚显不足。目前,国内研究测量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最常见的方式,是参照西方部分研究中使用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胡俊,2016;彭立平,2022)。但其忽略了志愿者的一般自我效能感且不能反映出其在具体的志愿服务情境中的自我效能感的问题。其实,作为自我效能感概念的提出者,班杜拉早就强调,自我效能感之所以与自尊、成就动机等自我机制存在区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有较强的领域特异性,并不是个体稳定不变的特质,而是随着情境或者任务变化而不同的心理现象。因此,“对自我效能感的特定化测量是优于整体性的测量”(李凌,2001),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来作为志愿服务的自我效能感,显然不能精确地反映这种特殊的公益助人领域的自我效能感。为此,需要单独开发有针对性的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测量工具。

其实,国外研究已经关注到了志愿服务自我效能的领域特殊性,并结合西方社会的文化背景及其志愿服务的特点,开发了更为适宜的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测量工具。其代表性测量工具是集体自我效能感(collective efficacy)量表(Eiseman et al., 2020)和社区服务自我效能感(community service self-efficacy)量表(Reeb et al., 1998; Ma & Tschirhart, 2021)。但是,这种测量方式具有明显的文化特性,与我国志愿服务研究的本土契合性不强,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无论是社区服务自我效能量表还是集体自我效能量表,都包含了西方语境下的“公共性”与“政治性”意味。西方学者在界定志愿服务的概念时就强调,志愿行为是个体行为向公共领域的延伸(马青萍、王玉香,2023)。现代意义上的志愿服务源于西方国家中的私人慈善捐助行为。但随着政治与社会的发展,这种分散的个人行为开始逐渐转型为组织化、规范化的团体行为,志愿服务行为已经成为公民义务的一部分,是其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服务内容也多与政治目的挂钩,这尤其体现在欧洲的志愿服务文化中。目前,欧洲志愿者的国内服务职能已逐渐弱化(吴小平,2021),

体力劳动和社会公益性活动不再是主要任务，转而对东西方关系、南北合作等国际性议题展开交流促进等运动（Jones, 2008; Baillie Smith & Laurie, 2011）。此时，采用集体自我效能感量表作为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的测量工具，或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这与中国情境下专注于国内公共事业的志愿服务活动显然相去甚远。

第二，以美国为代表的社区志愿服务特色较为鲜明，重点关注解决社区层面的实际问题，主要包括满足社区居民在教育、公共安全和卫生环境等方面的需求，加强社区团结，培育社区居民责任感以及培养社区居民工作技能等四个主要方面（张广济，2003；曾雅丽，2012），突出的是社区居民自发组织的小地域范围内的持续性、周期性的志愿活动类型，同时也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诉求特征（如可以为参选地区议员、获得特定政治资格提供铺垫）。此时就较适用社区服务自我效能作为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的测量工具。但有别于这种志愿服务类型，我国常见的志愿服务内容通常聚焦于具体的、超越社区层面的社会事件，如临终关怀、应急服务、大型赛事服务等（Okada et al., 2021; Scott & Howlett, 2018; 张勤，2021），甚至还涉及网络空间的志愿活动（樊亚凤等，2022）。其特征表现为短时性、偶发性和超社区性，动员主体一般也非普通的社区居民，而是政府相关部门或社会组织；志愿者虽然主动参与其中，但主要并非基于个人政治发展诉求，更多受到个人责任感的驱使和个人未来职业发展的宽泛考量，而不过多涉及西方语境下的公共性、政治性动机。或者说，尽管国内的志愿服务活动本身并不排除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但个体参与动机的“社会性”和“私人性”却要强于“政治性”。这种独特的产生和参与志愿活动的社会模式，自然会影响到个体对相关志愿活动的主观理解，从而进一步凸显当下中国志愿者对自身的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的判断。

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志愿服务的生成历史和发展脉络并不相同，因此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行为的动机类型和心理结构也不尽相同。这就需要通过不同的理论模型和测量工具加以把握。例如，西方国家志愿服务框架理论认为他人导向的同理心（other-oriented empathy）是个体参与志愿服务的重要先决

条件 (Penner, 2002; Omoto et al., 2010), 但以中国被试为对象的研究却并不支持这一观点 (Aydinli-Karakulak et al., 2016)。因此, 不加甄别地参考西方采用社区服务自我效能或是集体自我效能感来测量我国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显然不恰当。这也意味着开发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量表, 必须考虑我国志愿服务的发展阶段与主要服务范围。当然, 虽然我国志愿服务空间不断更迭, 志愿服务类型日益丰富, 但仍未脱离志愿服务的本质特征, 即强调奉献、友爱、互助的宗旨和理念。因此, 参与此类活动的自我效能感也应具有大致相同的心理结构, 是一种具有共通性的工作相关自我效能感。

综上, 本研究拟编制符合中国社会背景的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量表, 以探索中国情境下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的内在结构, 并验证其心理测量学特征。基本思路为: 聚焦于个体在具体志愿服务事件中的胜任感受测量, 打破仅关注社区问题的局限, 削弱其中涉及的政治效能部分; 既考虑到测量工具应适应自身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志愿活动的实际情况, 又兼顾同一文化情境下不同类型的志愿服务所共同涉及的典型心理特征, 从而开发出既有本土文化特性又能适用多类型志愿服务的自我效能感测量工具。

本研究已通过南开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的伦理审核 (审批号: NKUIRB2022047)。由于研究仅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 研究内容的风险较小且不涉及生理医学数据采集, 因此采用访谈前告知和调查前阅读知情同意书的形式进行知情同意告知。

二、量表编制

(一) 形成初始量表

首先, 参考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 (Jerusalem & Schwarzer, 1992)、多个社区服务自我效能感量表 (Reeb et al., 2010) 以及其他职业的自我效能感量表 (Steffen et al., 2002), 确定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量表的单维度结构并编写 38

个初始题项。然后,对20名来自公益组织或志愿服务团队的成员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包括“进行志愿活动时,你最担心遇到的问题有哪些”等系列问题,并根据访谈结果调整初始题项。初始项目池根据2位社会心理学专业教师的独立审读意见,最终筛除可读性、相关性较差的条目,形成了24题项的初始量表。

初始量表的条目从认知、情绪和行为三方面测量志愿服务自我效能,采用李克特5点评分,从1到5分别代表“一点都不像我”到“非常像我”,所有题项均正向计分,得分越高表明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越高。

(二) 初测程序

先用问卷星发放24题项的初始量表(样本1),并使用SPSS 23.0和Mplus 7.0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到14题项的删减版本;再用问卷星对未参加样本1调查的对象(样本2)发放删减版本进行信度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

样本1发放问卷228份,有效问卷204份,有效率为89.5%。其中,男女各79人和125人;183人曾参加过志愿服务,21人未参加过但未来一年有意愿参加志愿服务;年龄区间为16—71岁,平均年龄为39.26岁($SD = 11.78$)。样本2发放问卷370份,有效问卷351份,有效率为94.9%。其中,男女各111人和240人;312人曾参加过志愿服务,39人未参加过但未来一年有意愿参加志愿服务;年龄区间为17—76岁,平均年龄为37.72岁($SD = 12.22$)。

(三) 初测结果

1. 项目分析

采用高低分组和题总相关法对样本1的数据进行项目分析。首先按总分排名前27%和后27%为区分标准,分为高分组和低分组,并进行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有2个题项的高低分组得分差异不显著($p >$

0.05), 意味着题目区分度较差, 故加以删除。此外, 有 1 个条目的题项与总分之间相关性不显著, 且另有 3 个条目的题项与总分之间相关性较低 (小于 0.4), 表明该题项偏离所要测量的核心概念, 也需予以筛除。因此, 共删除 6 个题项, 形成了 18 题项版本进行后续分析。

2. 探索性因素分析

对项目分析后剩下的 18 题项版本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KMO = 0.89, Bartlett 球形检验的 $p < 0.001$, 表明适合进行因素分析), 采用主成分法和最优斜交旋转法抽取因子。共抽取出 2 个因子特征值大于 1, 第一因子的特征值为 6.88 (方差解释率为 49.2%), 第二因子的特征值为 1.29 (方差解释率为 9.2%)。但结合理论构想及碎石图和两因子方差的贡献差距, 仍认为单因子结构较简洁且合适。根据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无多重负荷题项, 但有 4 个题项因子负荷量小于 0.4, 这表明其因子解释率较低而需删除, 最终形成 14 题项版本 (见表 1)。

表 1 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量表

序号	题项
1	会主动承担志愿服务活动中最困难的任务
2	志愿活动中要是遇到不顺心的事, 也能很快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3	一定能在志愿服务中体现出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4	即使分配到自己不擅长的志愿服务岗位, 也能尽力把它做好
5	相信自己的志愿服务能够帮助别人解决实际问题
6	因为有了自己的参与, 志愿活动才变得更加精彩
7	从不怀疑自己的志愿服务能够有效地帮助他人
8	自己的志愿服务会让社会变得更加美好
9	遇到挑剔的志愿服务对象, 我也有办法应对
10	即使没有其他人的帮助, 我也能把志愿服务做好
11	能够通过志愿服务实现更好的自己
12	从不担心自己难以应付志愿服务过程中的突发情况
13	能够很快忘掉志愿服务过程中的不愉快
14	别人的批评不会影响我顺利完成志愿服务工作

3. 信度与效度

对样本 2 ($n=351$) 进行 14 题项版本量表的信度与效度检验, 其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1, 分半信度为 0.88, 信度良好;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 $\chi^2/df=2.58$, CFI = 0.92, TLI = 0.90, RMSEA = 0.07, SRMR = 0.05, 表明单因子模型拟合良好。

三、量表复测

(一) 参与者

通过“志愿汇”^① 移动客户端向注册志愿者发放 1200 份网络问卷, 剔除回答不完整、时间过短、规律性作答的问卷后共回收有效问卷 1042 份, 来自全国 29 个省、市、自治区。其中, 男女各 519 人和 523 人; 年龄区间为 16—73 岁, 平均年龄为 27.65 岁 ($SD = 11.36$)。2 个月对上述样本中的 100 名被试者进行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量表的重测, 删除无效或无法匹配数据后, 得到 69 名有效匹配被试, 其中男女各 34 人和 35 人, 年龄区间为 16—55 岁, 平均年龄为 29.02 岁 ($SD = 11.22$)。所得数据使用 SPSS 23.0 和 Mplus 8.0 进行分析。

(二) 工具

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的测量采用初测后的 14 题项版本量表。采用一般自我效能感、社区服务自我效能感、公共服务动机和志愿者角色认同作为效标关联效度量表; 对未参加过志愿服务的被试, 另采用志愿服务意向作为效标

^① 该终端在共青团中央指导下建立, 融合了志愿者服务时长统计、志愿服务激励、政府及社会征信体系、社会组织评估、城市服务等功能 (<http://www.zyh365.com/>), 是常用的志愿服务管理融合平台。

关联效度量表。

一般自我效能感。采用一般自我效能量表 (Schwarzer et al., 1997), 共 10 题项、4 点计分 (1 表示“完全不正确”, 4 表示“完全正确”), 得分越高代表一般自我效能感越强。在本研究中,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3。

社区服务自我效能感。采用社区服务自我效能量表 (Reeb et al., 1998)。该量表尚未进行中文版验证, 对其进行翻译、回译和再翻译等流程后使用。共 10 题项、10 点计分 (1 表示“相当不确定”, 10 表示“确定”), 得分越高代表社区服务自我效能感越强。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6。

公共服务动机。采用金等人编制 (Kim et al., 2013)、包元杰和李超平 (2016) 修订的公共服务动机量表, 共 8 题项、5 点计分 (1 表示“非常不同意”, 5 表示“非常同意”), 得分越高代表公共服务动机越强。在本研究中, 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8。

志愿者角色认同。采用在国内研究中已应用 (李敏, 周明洁, 2017) 的志愿者身份认同量表, 共 5 题项、9 点计分 (1 表示“完全不同意”, 9 表示“完全同意”), 得分越高代表志愿者角色认同水平越高 (Grube & Piliavin, 2000)。在本研究中, 其 Cronbach' α 系数为 0.88。

志愿服务意向。采用卡尔罗等人开发 (Carlo et al., 2005)、在国内研究中已应用 (杨秀木等, 2015) 的志愿行为测量方法, 共 4 题项, 其中 3 个为 0、1 计分的题项, 另有 1 题项“如果有需要, 你将来参加志愿活动的可能性”采用 5 点计分 (0 表示“绝对不参加”, 4 表示“肯定会参加”), 对各题项进行汇总, 得出志愿服务意向总分 (从 0—7 分不等), 总分越高表示志愿服务意向越高。

(三) 结果

1. 信度

志愿服务自我效能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1, 分半信度为 0.90, 重测信度为 0.76。这表明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量表的稳定性良好。

2. 效度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 $\chi^2/df = 6.36$, $CFI = 0.92$, $TLI = 0.90$, $RMSEA = 0.07$, $SRMR = 0.05$, 同样支持单因子结构。同时, 在参加过志愿服务的志愿者 ($n = 876$) 中, 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量表与一般自我效能感、社区服务自我效能感、公共服务动机和志愿者角色认同均呈显著的、中等强度的正相关, 相关系数分别为 0.66、0.52、0.48 和 0.35, $p_s < 0.001$; 在未参加过志愿服务的样本 ($n = 175$) 中, 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与志愿服务意向同样呈显著的中等强度正相关 ($r = 0.38, p < 0.001$)。

四、结论

提升志愿者在志愿服务中的自我效能, 是促进志愿服务可持续的重要前提。但在国内当下的志愿服务体系建设中, 相关激励机制更强调志愿者组织环境因素, 对志愿者个体动机的研究和重视尚不充分 (Kao et al., 2019)。本量表的编制可为评估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在志愿服务中的作用、出台提升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的激励策略提供可靠的测量工具, 从而助推志愿服务长效机制的建成。

本研究结果显示, 志愿服务自我效能量表的同质性信度、分半信度和重测信度均较高, 其稳定性和可靠性较好。与诸多类型的工作相关自我效能感的结构相似, 初测和复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均支持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的单维结构模型。研究还发现, 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量表的得分与各效标量表得分的正相关性较强, 可较好地预测一般自我效能感、公共服务动机、社区服务自我效能。这符合理论预期, 并与多数实证研究结果相符, 说明志愿服务经历对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的提高或可促发良性循环, 但其中的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明确。总体而言, 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中文版量表具有单维结构, 其信效度良好, 可用于测量中国文化背景下志愿者参与各类志愿服务的自我效能感水平。

本量表是目前适用于大陆地区志愿者的首个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量表。已有研究虽也已从个体层面去探索影响志愿者自我效能感、动机及志愿活动参与的因素等问题（陈珂羽等，2022；沈萍、张莹莹，2022），并陆续开发了志愿服务满意度、志愿服务动机、志愿精神量表等测量工具（Wong et al., 2011; Ho-Tang et al., 2016; Law & Shek, 2011; 王健男等，2023；卓高生，2016）。但这里的有些测量工具，如反志愿服务信念量表（The Beliefs Against Volunteering Scale）、志愿者满意度指数（The Volunteer Satisfaction Index）、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量表（Undergraduates' Volunteer Service Motivation Scale）等主要基于港台地区背景，和大陆地区志愿服务模式仍有差异。而本研究开发的量表条目基于对志愿服务参与者的访谈与调查，条目更具有本土文化特征。例如，“即使分配到自己不擅长的志愿服务岗位，也能尽力把它做好”等内容能够反映出现阶段我国志愿服务活动中的管理模式特点，“一定能在志愿服务中体现出自己的能力和价值”等条目也反映出志愿者对个体自我发展的要求等阶段性特征。另外，部分已有测量工具如汉化的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动机量表（孙金明，2023），能够使用的志愿服务领域较为有限，不能作为普遍性志愿服务相关心理变量的测量工具。本研究开发的量表既契合本土文化背景，也普遍适用于各类型志愿服务，量表编制过程中的参与者来源构成多样，但数据结果仍支持了统一的单维结构，说明志愿服务的自我效能感是一种具有志愿服务领域内通用性的基本心理结构。这为后续探索志愿者自我服务效能感的影响因素、提升路径等提供了可靠且便捷的测量工具基础。

五、讨论

本量表的开发和应用，有助于提高志愿者的自我筛选和组织培训效率。志愿服务难以持续化、规模化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既有外在的制度设计和管理经验不成熟的因素，还包括志愿者个体内在驱力不足等心理因素。对于潜在的志愿服务参与者，借助这一量表，可以衡量自身对完成志愿服务的信

心,对比发现自身可能存在的不足;对于志愿服务的组织者,则可借此区分不同胜任力感知的潜在人员,并选择其中的优秀人员加以培训,以提升活动的组织效率。另外,本量表还可作为检验志愿活动成效的辅助工具。可持续的志愿活动应可维系并提升志愿者的自我效能感。而当下诸多志愿者在选择参与志愿服务时,对自我发展的需求较为突出,要想整体提升我国的志愿服务质量,仅依靠行政管理的力量或公共精神的价值呼唤可能无法回应个体参与志愿服务的全部心理诉求。对于设计并组织志愿活动以更好地满足个体的心理需求,分阶段地测量其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监测志愿服务的组织水平和志愿者自身的满意度,可为志愿服务的组织者和监管者提供可量化、可比较的心理指标,更好地将松散的志愿服务活动做成普遍、共同且可持续的志愿服务事业。

如前所述,心理因素(如个体内在驱力不足)是制约志愿服务持续化、规模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本土研究者需要关注自我效能感、价值观等心理因素对于个体志愿服务参与的重要驱动作用,并探索在实践过程中哪些因素可能对志愿者自我效能感有影响,如何通过更精细的活动设计或者岗位匹配来提升志愿者的自我效能感等也是志愿者激励策略的基础。尤其是在当下阶段,志愿者对自我发展的需求突出,要想整体提升我国的志愿服务质量,单单依靠行政力量管理抑或公共精神进行价值呼唤是不够的,势必需要在满足个体心理需求的基础上去设计并组织志愿活动,以期内外合力提升志愿服务水平及志愿者的满意度,将松散的志愿服务活动真正地做成普遍性、共同性的志愿服务事业。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只利用了“志愿汇”平台的样本,此类网络平台的局限在于注册用户中的老年人(1%, $n=11$)较少。但相比青年人,老年人较少参加赛事类和应急类志愿服务,更多参加居家养老与健康服务类等(谢立黎,2017;Huang,2020),这可能导致老年人的志愿服务体验及自我效能感结构不同。后期可考虑丰富取样方式以提升样本的年龄代表性。

二是某些条目可能不具备跨文化通用性。如“即使分配到自己不擅长的

志愿服务岗位，也能尽力把它做好”这种题项是为考虑中国志愿者的实际情况而编制。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的许多志愿服务具有强国家动员和行政管理特征（王焕等，2021；朱健刚、邓红丽，2022），这在大型体育赛事以及疫情防控等应急志愿活动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志愿者被招募和培训后，可能会被管理者分配至自己并不完全擅长或愿意担任的岗位，此时自我效能感能起到调节志愿者的心理状况和工作表现的作用。因此，此类题项是否适用于国外情境下的志愿服务自我效能感测量仍需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 [1] 包元杰、李超平，2016，《公共服务动机的测量：理论结构与量表修订》，《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第7期。
- [2] 陈珂羽、杨焱文、韩壹凡，2022，《公众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内在动机的影响因素研究——以成都市为例》，《城市管理与科技》第5期。
- [3] 崔岩，2022，《当前我国公众的志愿服务参与动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第3期。
- [4] 党秀云，2019，《论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与基础》，《中国行政管理》第11期。
- [5] 樊亚凤、胡左浩、洪瑞阳，2022，《互联网公益平台生态圈的价值创造与治理机制——基于S公益平台的个案研究》，《中国行政管理》第2期。
- [6] 胡俊，2016，《框架效应和自我效能感：大学生志愿服务行为意向研究》，《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
- [7] 李凌，2001，《两种取向的自我效能感评估概述》，《心理科学》第5期。
- [8] 李敏、周明洁，2017，《志愿者心理资本与利他行为：角色认同的中介》，《应用心理学》第3期。
- [9] 马青萍、王玉香，2023，《多维度视角下中西方志愿服务比较评述》，《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1期。
- [10] 彭立平，2022，《志愿服务参与对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认同的链式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第3期。
- [11] 沈萍、张莹莹，2022，《基于志愿者自我效能感评价对志愿服务管理的影响研

- 究》，《江苏卫生事业管理》第1期。
- [12] 王焕、魏娜、陈俊杰，2021，《志愿服务中的国家动员——基于CGSS2012年数据的实证研究》，《公共管理评论》第4期。
- [13] 王健男、孙金明，2023，《临终关怀志愿服务动机量表汉化及信效度检验》，《中国全科医学》第36期。
- [14] 魏娜，2013，《我国志愿服务发展：成就、问题与展望》，《中国行政管理》第7期。
- [15] 伍麟，2022，《民生心理关怀的社会嵌入》，《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16] 吴小平，2021，《福利国家与欧洲志愿服务发展》，《中国志愿服务研究》第1期。
- [17] 谢立黎，2017，《中国城市老年人社区志愿服务参与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人口与发展》第1期。
- [18] 杨秀木、高恒、齐玉龙、申正付、韩布新、周静，2015，《大学生志愿功能动机与志愿行为：感恩品质的中介作用》，《心理与行为研究》第3期。
- [19] 曾雅丽，2012，《比较视角下的大学生志愿服务：制度化与专业化》，《高等教育研究》第3期。
- [20] 张建新，2020，《从抗疫心理援助看中国心理学的分化与整合》，《心理技术与应用》第6期。
- [21] 张广济，2003，《中外志愿服务比较》，《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Z1期。
- [22] 张勤，2021，《志愿服务参与应急管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23] 朱健刚、邓红丽，2022，《治理吸纳慈善——新时代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总体特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
- [24] 卓高生，2016，《大学生志愿精神量表编制及信效度检验》，《青少年研究与实践》第4期。
- [25] Aydinli-Karakulak, A., Bender, M., Chong, A. M. L. & Yue, X. 2016, "Applying Western Models of Volunteering in Hong Kong: The Role of Empathy, Prosocial Motivation and Motive-Experience Fit for Volunteering,"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2).
- [26] Baillie Smith, M. & Laurie, N. 2011, "International Volunteering and Development: Global Citizenship and Neoliberal Professionalization Toda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6(4).
- [27] Carlo, G., Okun, M. A., Knight, G. P. & de Guzman, M. R. T. 2005, "The Interplay of Traits and Motives on Volunteering: Agreeableness, Extraversion and Prosocial Value Motiva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8(6).

- [28] Chan, W., Chui, C. H. K., Cheung, J. C. S., Lum, T. Y. S. & Lu, S. 2021, “Associations between Volunteering and Mental Health during COVID-19 am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Social Work* 64(6).
- [29] Chen, P. W., Chen, L. K., Huang, H. K. & Loh, C. H. 2022, “Productive Aging by Environmental Volunteerism: A Systematic Review,” *Archives of Gerontology and Geriatrics* 98.
- [30] Dedahanov, A. T., Rhee, C. & Gapurjanova, N. 2019, “Job Autonomy and Employee Voice: Is Work-Related Self-Efficacy a Missing Link?” *Management Decision* 57.
- [31] Eiseman, D. L., Armstrong, A. K. & Chatrchyan, A. M. 2020. “Designing an Extension Climate Stewards Volunteer Program: Incorporating Sense of Community, Social Practice, and Self-Efficacy Theories,”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6(11).
- [32] Grube, J. A. & Piliavin, J. A. 2000, “Role Identity, Organizational Experiences, and Volunteer Performance,”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6(9).
- [33] Ho-Tang, W., Chin-Tang, T., Mei-Ju, C., Jing-Fang, H. & Meng-Shan, L. 2016, “Development of Taiwan Undergraduates’ Volunteer Service Motivation Scale,” *Univers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4(4).
- [34] Huang, L. H. 2020, “Well-being and Volunteering: Evidence from Aging Societies in Asia,”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29.
- [35] Jones, A. 2008, “The Rise of Global Work,”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3.
- [36] Kao, C. P., Chien, H. M. & Lin, K. Y. 2019,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Service: Factors Influencing Volunteers’ Intentions,” *Journal of Social Service Research* 45(3).
- [37] Kim, S., Vandenabeele, W., Wright, B. E., Andersen, L. B., Cerase, F. P., Christensen, R. K., Desmarais, C., Koumenta, M., Leisink, P., Liu, B., Palidauskaite, J., Pedersen, L. H., Perry, J. L., Ritz, A., Taylor, Jeannette. & De Vivo, P. 2013, “Investigating the Structure and Meaning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cross Populations: Developing an International Instrument and Addressing Issues of Measurement Invariance,”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 Theory* 23(1).
- [38] Law, B. M. & Shek, D. T. 2011, “Validation of the Beliefs against Volunteering Scale among Chinese Adolescents in Hong Ko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0.
- [39] Ma, Y. & Tschirhart, M. 2021, “Enhancing Self-Efficacy during Community Service: Factors Influencing AmeriCorps’ Members’ Change in Self-Efficacy,”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50(5).

- [40] Okada, A., Ishida, Y., Yamauchi, N., Grönlund, H., Zhang, C. & Krasnopolskaya, I. 2021, “Episodic Volunteering in Sport Events: A Seven-Country Analysi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 [41] Omoto, A., Snyder, M. & Hackett, J. 2010, “Personality and Motivational Antecedents of Activism and Social Engagemen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78.
- [42] Patrick, R. B., Bodine, A. J., Gibbs, J. C. & Basinger, K. S. 2018, “What Accounts for Prosocial Behavior? Roles of Moral Identity, Moral Judgment, and Self-Efficacy Beliefs,” *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 179(5).
- [43] Penner, L. A. 2002, “Disposi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Influences on Sustained Volunteerism: An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58.
- [44] Reeb, R. N., Folger, S. F., Langsner, S., Ryan, C. & Crouse, J. 2010, “Self-Efficacy in Service-Learning Community Action Research: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46.
- [45] Reeb, R. N., Katsuyama, R. M., Sammon, J. A. & Yoder, D. S. 1998, “The Community Service Self-Efficacy Scale: Evidence of Reliability, Construct Validity, and Pragmatic Utility,” *Michigan Journal of Community Service-Learning* 5(1).
- [46] Schwarzer, R., Bäßler, J., Kwiatek, P., Schröder, K. & Zhang, J. X. 1997, “The Assessment of Optimistic Self-Beliefs: Comparison of the German, Spanish, and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Applied psychology* 46(1).
- [47] Scott, R. & Howlett, S. 2018, *The Changing Face of Volunteering in Hospice and Palliative Ca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48] Steffen, A. M., McKibbin, C., Zeiss, A. M., Gallagher-Thompson, D. & Bandura, A. 2002, “The Revised Scale for Caregiving Self-Efficacy: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Studies,”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57(1).
- [49] Wong, L. P., Chui, W. H. & Kwok, Y. Y. 2011, “The Volunteer Satisfaction Index: A Validation Study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04.

(责任编辑: 田 丰)

to provide community services in time banks.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time banks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ree aspects: gender differences in helping behavior, compensatory effects in career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ing the male dominance in public sphere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Volunteer Self-Efficacy Scale

..... *Jiang He, Tong Xiaonan, Lv Xiaokang & Wang Xinjian* 118

Abstract: Volunteers' self-efficacy is an important psychological motivator that predicts their service engagement and maintenance. This study developed a Chinese version of the Volunteer Self-Efficacy Scale and validated its measurement properties. We first compiled 24 item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the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volunteers from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voluntary service teams, and previous theoretical models and scales of self-efficacy. These items cover volunteers' cognition of voluntary service, emotional feelings during the volunteer service process, and specific voluntary service competence behaviors. Subsequently, we conducted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se 24 items to form a formal scale. After item analysis,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 one-dimensional, 14-item formal scale was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verify the generalizability of the tool we developed, a retest with a group of was we conducted. We selected the "ZHIYUANHUI" app for sample collection. The results of retesting 1042 registered volunteers showed that the scale has adequate internal consistency reliability, test-retest reliability, structure validity and criterion validity, which proves tha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Volunteer Self-Efficacy Scale has good measurability properties. This result suggests that the scale we developed can serve as a good measurement tool for measuring volunteer self-efficacy in China.

“Honoring Idols” and “Ideal Self”: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of Youth Volunteer Services Zhang Dong & Fan Qin 134

Abstract: With the rise and growth of fan subculture, it has had a